

传奇故事  
跌宕起伏

25

贾勋保护汤王庙

器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,它记录了人类的生活,社会的变迁,比金、银、铜、铁器不知要早多少年。不同玉器的佩戴代表着人们不同的社会地位。从碾磨的玉器到精美的玉雕作品,随着社会的发展,玉文化也更加丰富。夏代的玉龙、玉璧,商周的玉刀、玉戈,春秋的玉剑饰、玉带钩,汉代的玉瑞兽,唐宋的花鸟玉簪,直到元明清的大件玉雕。特别是清代,雕琢艺术可以说达到了中国玉雕史的巅峰。值得一提的是明末清初的工匠陆子冈所制作的玉佩,构图新颖,做工精湛,开创了图文并茂的玉佩之先河,至今仍被推崇,俗称‘子冈佩’。它为玉文化增添了更加绚丽的色彩。”

梅协陶醉其中不能自拔了,梅子却已经有点儿听不懂了。

“武汤时期,玉的种类很多,据不同形制和用途可大致分为礼器、仪仗、工具、用具、装饰品、艺术品以及杂器等。用作礼器的有大琮、组琮、圭、璧、环、瑗、璜、玦、簋、盘等,并且赋予玉以德的理想和内涵,向礼仪性玉器方向发展,开辟了玉器的道德化、宗教化、政治化的新时代,祭祀时必用玉器,自天子以下,人人都佩玉……”

梅子听得有点儿急了,从沙发上站了起来,说:“我听明白了。哥哥,不说了,不说了!我也帮你找,我认识几个中国朋友,我也让他们帮你找,找着了,

你得答应我一件事!”

“什么事?”

“你答应不答应?”

“只要你找着,交给我,我就一百个答应!不过,你只说是爷爷喜欢古玉,让你帮着找点儿,带回去尽孝心啊!”

“明白。哥哥!都是什么玉?”

“圭、璧、琮、璋、琥、璜,古人称之为国之六器。你过来,我给你讲讲它们的大致样子。”

1944年9月9日,农历七月廿二。

梅协在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,进行作战部署。

梅协说:“现在的形势不尽如人意。邙山地区基本稳定,上个月,我在贾司令的陪同下,专程上邙山祭拜了武汤,宣扬了中日亲善,受到了百姓欢迎。河南(洛河以南)游击队猖獗,不断骚扰、袭击我们的据点,打死打伤皇军、皇协军近百人,杀害对我们忠心耿耿的乡长、保长十儿人。前几日,贾司令又专程赶往河南段、王司令部,苦口婆心劝说段、王转向。现在,先请贾司令介绍情况。”

贾勋说:“尊敬的梅协司令官,各位,现在的形势确如司令官所言不尽如人意。上个月,也就是公历8月8日,农历六月二十,鄙人陪司令官祭拜汤王陵时,司令官曾严厉批评鄙人,对商朝开国之君的陵墓保护不力,对此,鄙人深

感内疚,第二天鄙人已派人看护,十天后果然有四五个土匪前去盗挖汤王庙,还对陵墓看护人员进行殴打,之后又来了四五个土匪与之火并,因两败俱伤,才没使汤王庙遭到更大破坏。为保护汤王陵,鄙人一是向县政府打报告要钱,对汤王庙进行修葺;二是通知蔺窑村的保长,清除陵墓周围庄稼;三是加派了一个班的兵力进行保护。”

经过一个月的治疗和休息,木村已经痊愈。但是,失根之伤,让他痛苦万分;失根之辱,又让他恼羞成怒。听到贾勋的话,木村感到很不自然,但也是万般无奈。

梅协面不改色,但心中为贾勋的行动感到惊愕。他没有想到贾勋动作这么快,而且对陵墓的保护工作做得滴水不漏。他严肃地点了点头,说:“土匪可恶,贾司令做法得当,措施得力。县政府应予以支持。”

贾勋继续说:“谢谢!司令官说要在9月23日,也就是农历八月初七,还要再次祭拜武汤陵。为此,鄙人已于上月安排人员进场,目前,工程的大头已经落地,相信半个月后,汤王陵包括陵墓、庙宇,都会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司令官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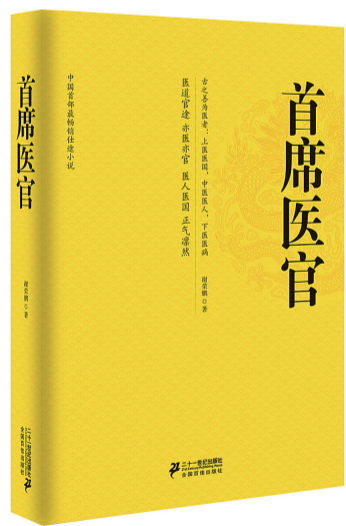
“很好!”梅协虽这么说,但心中颇不是滋味。

(摘自《玉色媛姿》贾海修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)

梅协又站起来,向前迈了一步,回身仰望房顶,说:“玉,石之美者,有五德,润泽以温,仁之方也……美玉得到中国人的万般垂爱。中国人往往用玉来比喻人的德行,儒家讲究‘君子必佩玉’,‘无故,玉不去身’……玉,是好东西啊。”

此时梅子对玉也有了无限崇敬。

梅协已被中国的玉文化陶醉,也不看梅子了,他自顾自地说:“在中国,玉



出奇制胜  
妙手回春

26

接了个烫手山芋

听到曾毅的话后,陈龙大为后悔。卫生厅报警说有人假冒专家,自己过来把人带回所里调查就是了,等调查清楚之后,再动手也不迟啊!太冒失了!太冒失了!

陈龙能够在这里当上所长,本身就不是头脑简单之辈,他马上就想到了很关键的问题,为什么对方要冒充专家啊?就是在街上冒充领导去骗财骗色,也比到这里冒充专家强多了。专家是那么好冒充的吗?至少得懂医术吧,这可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啊,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冒充!

“小子,你别得意,单凭袭警这一项,我就能让你蹲10年牢!”陈龙心里有了主意,指着曾毅说:“识相的,乖乖跟我回去接受调查,否则别怪我不客气!”

梁坚强此时挤到人群前面,说:“就是这个人,伪造公文,假冒专家,还打伤了我们的保安,简直是无法无天,一定要严惩!”

陈龙认识梁坚强,当下拍着胸脯说:“梁处长,你一会儿派个人跟我们回去,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。你放心,再无法无天的人,只要到了我的手里,也要让他知道知道什么是‘王法’。”

门卫本来躺在地上直叫唤呢,听到这句话,脸上挤出一个痛苦的笑容,说:“小子,有你好看的!”

曾毅哼了一声,心想还是考虑一下你自己吧,那条胳膊我看你怎么装回去。

陈龙皱着眉说:“赶紧把这送到医院去,顺便让医院出个伤情鉴定。你们两个也别站着了,把人带回所里去!”

那两个警察上前要拉曾毅,被他推到一旁:“派出所又不是什么龙潭虎穴,我自己会走!”

从梁坚强面前走过时,曾毅嘴角带着一丝嘲讽,说:“实话告诉你吧,如果不是省委副书记的夫人硬要我过来,我还真的是不稀罕来这里!”说完,他昂首挺胸,迈步出了保健局的大门,两名警察像保镖似的紧紧跟在后面。

“还省委书记呢,你怎么不说是总书记……”

梁坚强气得浑身哆嗦,这话想也没想就脱口而出,等反应过来自己犯了大忌时,他做贼心虚地朝周围看了一下,见没人注意,这才安下心来,然后他指着曾毅的背影:“太嚣张了,太嚣张了,简直是狂妄至极!”

“消消气,消消气!何必跟这种人一般见识。”陈龙倒是一副大度模样,“放心,我一定好好收拾他!对了,他伪造的公文呢,那可是证据,我要带走。”

梁坚强这才想起那封介绍信,低头找了半天,最后指着陈龙的脚下说:“在这儿呢,你看,这小子把证据都毁了,明显就是心虚。”

陈龙弯腰捡起那几张碎片,顺手塞进包里:“好了,那我就先回去处理这事。等调查清楚后,我会把结果反馈回

来的。”

到楼下送走了派出所的人,梁坚强嘴里仍喋喋不休,竟然还敢搬出冯厅长来吓唬我,也不先去搞清楚,冯厅长现在正住院呢,她能认识你是哪棵葱!

二马路派出所距离卫生厅只有500米,两分钟的时间就到了。

回到所里,陈龙把曾毅带到讯问室,掏出那张纸片,招手叫过来两个人:“你们把这给我拼好,拼好之后,别忘了让李副所长先看看。”

说完,他指着卫生厅跟过来的那名办事员:“你跟我来,先做一下笔录,让我们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。”

在讯问室里,陈龙端坐在桌子后面,像一个沉思者。他已经盯着曾毅看了足足有10来分钟,却一句话也没讲。

此刻他正在琢磨李副所长的话。李副所长可是二马路派出所的“活化石”,在副所长的位置上坐了20年,对片区内这些衙门里的事情了如指掌。介绍信拼好之后,李副所长第一句话就是:“麻烦了,这回接了个烫手山芋。”

按照李副所长的意思,这个专家不管是真是假,派出所最好别去那里抓人。专家小组那是什么地方,那里面可全是领导最为信任的人,否则领导也不会把自己的健康问题交给他们。涉及领导安全的事情,还是让保卫局来管。

(摘自《首席医官》谢荣鹏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出版)

“这位警官好威风啊!”曾毅冷冷地站在原地,脚下甚至都没挪动一步:“一会儿工夫,你就给我定了三项罪名。别怪我没有提醒你,有些帽子可是好戴不好摘的,千万别到最后收不了场。”

陈龙打了一个激灵,脑袋有点清醒了。他分管的这个片区行政机关很多,关系错综复杂,有时候蹦出个跳蚤都可能咬死人,据说自己的前两任都是栽在了这上面。